

国

跌荡人生

徐亚力 李记松 著



物

康 泽

兰州大学出版社

系

跌荡人生——

康 泽

徐亚力 李记松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跌宕人生——

康 泽

徐亚力 李记松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七二二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8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7-311-01123-x/K·137 定价:13.00 元



目 录

一	青年时代	(1)
	早年生活	(1)
	投身黄埔	(5)
	赴苏留学	(10)
二	初涉政坛	(18)
	投靠蒋介石	(18)
	任职侍从室	(23)
	在军阀混战中立功	(27)
三	复兴社干将	(36)
	筹组复兴社	(36)
	复兴社的组织	(44)
	复兴社与“安内攘外”	(50)
四	拉起别动队	(59)
	别动队与训练班	(59)
	别动队在苏区	(67)
	插足大西南	(74)
五	抗战前后	(82)
	参加国共谈判	(82)
	保蒋反异己	(87)
	挑起国共磨擦	(94)
六	把持三青团	(100)
	三青团的成立	(100)

	复兴社与三青团·····	(111)
	三青团的实权派·····	(129)
	与太子之争·····	(152)
	黯然下台·····	(170)
七	出国游历·····	(180)
	准备出国·····	(180)
	考察英国·····	(183)
	踏上法国的土地·····	(186)
	美国之旅·····	(191)
八	内战作俘虏·····	(214)
	参加竞选·····	(214)
	政治活动·····	(224)
	到任襄樊·····	(229)
	尽力绥靖·····	(238)
	兵败被俘·····	(250)
九	新 生·····	(270)
	在解放区战俘营中·····	(270)
	安家功德林·····	(282)
	特赦获释·····	(303)
后	记·····	(313)

一 青年时代

早年生活

位于中国大西南的四川盆地，气候温暖湿润，丘陵水泊相间，自然资源丰富，农副产品富足，素有“天府之国”之美称。春秋时这里即有蜀国、巴国，秦改置蜀郡、巴郡。一直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曾先后有若干朝廷在此建都立业。晚近以来，四川人文荟萃，人才辈出，驰名国内。位于盆地中部的内江地区，人口稠密，农副业发达，尤以制糖工业、生猪饲养驰名国内，而且是四川省交通枢纽之一，公路、内河航运四通八达。本书的主人公康泽就出生在这里一个普通屠户之家。

康泽，字代宾，号兆民。1904年8月11日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双龙铺（今来凤乡）。在家排行老六，下有一弟一妹。先祖为湖南人氏，后自邵阳播迁入川。父亲康历全，以屠猪为业，人称“幺土地”。母亲何氏，贤惠勤俭。代宾从小长得虎头虎脑，体格健壮，尤其喜欢戏水，因得小名“海娃子”。“海娃子”自小聪明懂事，深得父母喜爱。康泽家境并不富裕，一家人住在一间破瓦房中，全靠康历全以杀猪为业维持，一年不过几斗谷子的收入，粗茶淡饭，勉强过得去。安岳素有崇尚读书之风，在康家的同族、同乡中，读书人不少，有的甚至已到省外谋学发展。因此，当“海娃子”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时，深明读书大义的父母东拼西借凑了点钱，把

他送进了学堂。换了几处小学，最后进入安岳县城高小和中学。代宾知道家里供自己上学，着实不容易，也知道在学习上努力，成绩还不错。可就在他小学毕业，进入中学第一年的下半年，他的父亲突然病故，留下孤儿寡母4人，全家人的生计就全压在了母亲何氏一人身上。她既种地又做手工纺织，勉力维持家计，日子过得很是艰难。康泽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我的母亲带着我们苦扒苦撑，白天做活夜间纺棉。在正、二、三月两黄不接时，拿青菜干萝卜叶当饭，没油没盐，我小的兄弟吃了清口水一摊一摊地吐！”对于“有些债主那种凶狠的面目，与弟弟妹妹们围绕在母亲纺车周围，望着人家过年的光景，”^[1]他是刻骨铭心的。

还在2岁时，代宾曾与同乡曾姓女子订下娃娃亲。及至代宾家贫，曾家对康家便有轻视之意。至代宾13岁时，双方同意解除婚约。这种贫穷与屈辱，使代宾更加发愤刻苦读书，以求改变自身环境。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因而他深得老师的赏识和同学们的钦佩。

代宾的中学英文老师李海澜曾是川军将领熊克武的英文秘书，对代宾很是欣赏，给了他很多的帮助。此后双方还一直有往来。当代宾因家庭经济拮据，眼看不能继续读书时，学校的教师 and 同学们都替他惋惜。有几位师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帮他筹集了伙食费和书本费，鼓励他继续读书。代宾也不负众望，更加“奋力学习”，每个学期都考第一，得到了免交学费的待遇。就这样，代宾坚持把中学读完了。

在中学读书时的代宾，热心公众活动，曾参与管理学生食堂，组织学生文体运动。其组织与宣传才能初露头角。

早年生活的艰辛，给代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既培养了他在艰苦环境下克服困难的意志，也养成了他不安于现状，极力想出人头地的野心。他总想摆脱自身的环境，改变自己的处境，做一个人上人。这些使他的性格变得顽强，也形成了目中无人、刚

悻自用的个性。可以说，他以后所从事的职业与此不无关系。

代宾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恰逢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风云变幻的时期。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一生为了实现他救国救民的革命主张，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历经坎坷和挫折。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把辛亥革命时产生的《临时约法》和国会看作是民主共和国的象征，极力加以维护。然而，他所领导的两次护法斗争都失败了。特别是第二次护法斗争中，他的“相从革命十有余年”的老部下陈炯明的倒戈，对他的打击是刻骨铭心的，成为他思想发生变化的转折点。陈炯明，字竞存，生于1875年，广东海丰人，曾为清朝广东省谘议局议员，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时，以广东省长公署的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建立了粤军，作为“护法北伐之师”，交由陈炯明统率。1918年第一次护法斗争失败后，孙中山撤离广州。在孙中山的指示下，1920年10月陈炯明率粤军驱逐桂系军阀莫荣新，占领了广东全省。11月下旬，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陈炯明任陆军部长、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于是，孙中山以广东为根据地，以陈炯明的粤军为依靠，开始了第二次护法斗争。然而，这时的陈炯明自恃实权在握，独霸一方的野心日益强烈。他先是多方牵制孙中山指挥的北伐运动，后来看到北伐形势迅猛发展，便于1922年6月16日凌晨，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撤出总统府，抵达海军司令部，登上楚豫号军舰避难。次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指挥海军进攻叛军。孙中山在军舰上苦苦坚持五十多天，终不能挽回局势，第二次护法斗争遂告失败。护法斗争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忘恩负义，给了孙中山极大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的思想开始迅速转变。他回顾辛亥革命以后十余年来，三民主义的革命主张不能贯彻，“中华民国”实际处于“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

身”，^[2]、“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3]的情况。究其原因，国民党组织涣散，如同散沙一盘，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是为主因。由此，孙中山下了改组国民党的决心。1924年1月25日至30日，旨在解决国民党改组问题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平等；民众享有民主权利；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同时，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规定了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目标。孙中山从自己以往革命失败中吸取的另一个教训，“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4]因此，他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为建立革命军队，创办了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以广州为中心的大革命浪潮正在兴起，并辐射影响到全国。此时，在四川家乡读中学的代宾，除了用功学好各门专业课程外，还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博览群书，关心时局，他对图书馆新进的书籍特别留意，由此对当时中国的政局和广州的革命形势，有了较多了解。他看了从广东寄来的《陈炯明叛国史》、《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书籍和材料后，自称：“看到《宣言》上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十分赞成，并感到兴奋。”^[5]尽管此时的代宾对革命并不十分了解，但作为青年人，广东传来的革命消息，使他兴奋。他仿佛感受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内心产生了出外闯荡的躁动。

正值此时，代宾中学毕业了。尽管他的成绩很好，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因而升学无望。这对好胜心很强的代宾是个刺激，也更激起了他离开家乡、出外发展的决心。恰在这时，他有一位叫李杲的亲戚，以前曾在川军里当团长，后来投考黄埔军校，成为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李杲从广州来信告诉代宾，黄埔军校是公费，学生成绩好还有机会被送到国外留学。李杲并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军校的其他情况。当时黄埔军校在广东以外各省的招生工作，是用秘密或半秘密方式进行的。李杲告诉代宾，可找安岳县省参议员田履丰，由他转请老同盟会会员、当时任四川讨曹（琨）、吴（佩孚）军总司令的熊克武作介绍人。接到这封信，代宾心想，升学有路，广州又是很热闹的地方，也许可以为自己寻出一条出路。他当即决定，投考黄埔军校。

投身黄埔

黄埔军校，全称为陆军军官学校，因位于广州市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军校利用的是黄埔长洲岛上原有的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校址，经大加修整而成。

为了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和建立革命军队，黄埔军校没有仿效当时较为流行的日本和欧美军事学校以纯军事技术为主的教练方法，而是仿照和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建军经验，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在组织机构上，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孙中山任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苏联人加仑任军事教官，同时兼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顾问。在校长和党代表之下，设立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和军需、管理、军医三个处，另设政治总教官和军事总教官各一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此前，戴季陶、邵元冲也曾当过主任），后为包惠僧、邵力子和熊雄等；教练部主任名为李济深，而实际由副主任邓演达负责，后为何应钦；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管理处主任林振雄；军需处主任周骏彦；教育长初为胡谦，后为邓演达、方鼎英等；入伍生总队长为邓演达。政治教官以共产党员为主，主要

有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兼政治部秘书）、高语罕等；军事教官多为蒋介石的浙江同乡，主要有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钱大钧等。另外，苏联也派了数十名军事教员。军校初建时期，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苏联在经济上、装备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援。

代宾改名为康泽，揣着老师和同学们资助的一点旅费及熊克武的介绍信，和几名同乡同学来到了广州。黄埔军校给康泽的第一印象就是校园里充满着激昂的革命气氛。在校门外的围墙上满是革命标语，进入军校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拥护三大政策”、“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等标语和对联。所有这一切，都给康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黄埔军校从第三期（1924年冬末）开始，设入伍生制，即新生入学先受入伍生教育，期满考试及格，才能编为正式学生。如考试不及格，则仍留在入伍生团，等待下期考试升学。康泽等人于1925年年初到达黄埔军校时，第三期考期已过，他们遂进学兵队，受新兵训练。办完报到手续，当天就开始接受训练。学兵队的营房是临时搭的，比较简陋，伙食也是粗茶淡饭，穷学生出身的康泽对此还能够适应，倒是严格而枯燥的训练，最初使他很不习惯。每天练立正、稍息、正步、跑步，乏味而又疲劳，以致练得两腿疼痛，坐卧吃力，但康泽还是坚持了下来。2个多月后，通过了学校举行的第三期入伍生的补考，被编入第三期入伍生第十连。

入伍生教育为期半年，第三期在此期间，因战事较多，着重学习军事课程，政治课以学员抽空自学为主。军事课分为二科，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野外勤务、内务条例、卫兵守则等；术科有：徒手、持枪、战斗，班、排、连训练和野外演习，步哨、军士哨、排哨、连哨，侦探、尖兵、前兵搜索侦察等，还有射击、刺枪、超越障碍等等。不过据康泽自己说，军

事课程讲得不多，也讲得不好，多数还是单调的新兵训练。然而就在入伍生期间，康泽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军事战斗的洗礼。这就是参加解决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作战。

当时，广州革命政府的控制力大半局限于广州，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分别被各派军阀把持着，其中对革命政权威胁最大的是盘踞在广东东部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粤系军阀陈炯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陈炯明自恃力量雄厚，伺机率部大举进犯广州，以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广州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1925年2月1日，以蒋介石为总司令，以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以黄埔军校三千余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军开始东征。战斗进展很顺利，东征军以少胜多，连战连捷，仅两个月就消灭了除惠州外的陈炯明反动势力的大部分。就在这时，混在广州革命政府内部的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乘广州革命军兵力空虚之机，发动反革命叛乱，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东征军旋即回师广州，向叛军进攻。在校学习的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在代理总队长张治中的率领下参加了战斗。康泽所在的第十连担负的任务是把守著名的虎门要隘，同时监视驻守在太平圩的桂军刘天春师。

在这场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中，第三期入伍生总队表现出色。约2000多学生在张治中率领下，于敌前渡珠江，在黄埔上游腊德炮台附近上岸，袭击滇桂军后路。滇军素以打仗骁勇、沉着著称。而学生军亦作战英勇，在苏俄顾问的指挥下，用唯一的一门旧炮向敌人阵地射击，竟一炮击中了滇军的指挥部，将敌军师长赵成梁和几名参谋击毙。敌军军心大乱，士气锐减，顿成瓦解之势。共产党领导的各方工农群众及时给予配合、支援，破坏了敌军的水电设施，敌军很快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刘、杨叛乱很快被平定了。在此期间，康泽一直驻守在虎门要隘。因为滇桂军很快失败，不及侵犯虎门，康泽所在的部队没有参加实际战斗。战

后，驻在太平圩的桂军也被收编。不管怎么说，康泽对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军人，总算有了点感性认识。由于平定刘杨叛乱的胜利，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名声大震，学生军亦因此大受鼓舞。康泽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学生军十分光荣，觉得自己投奔黄埔之路是走对了。不久，军校举行升学考试，康泽顺利通过考试，由入伍生升为第三期学生，被编入步兵第七队，后改为第五队。

对康泽来说，家境贫寒、求学艰难对他的刺激是很深的。他发狠要出人头地、有所作为，要“扬名声、显父母”。在黄埔，他接受了一些革命知识，但不求甚解，“只晓得三民主义的革命就是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求中国的自由平等，就是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6]他进黄埔和刻苦读书的目的，是继续升学，出国深造，以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因此，他对当时革命阵营以及黄埔军校内的矛盾斗争也不甚了了。他曾对学生总队的总队长严重说：“我不赞成右派，也不赞成左派，我要做一个不偏不倚的国民党党员。”^[7]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搞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右派搞的孙文主义学会，康泽都没有参加。他说自己“愿意做一个国民党的正统派”，但对左派是什么内容，右派是什么内容，正统派又是什么内容，有没有正统派，自己并没有搞明白，也没有认真去想。

康泽对权势是向往和崇拜的。进入黄埔军校后，康泽最敬畏的一个人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这种敬畏，构成了他在黄埔时期思想的一个主导面。的确，蒋介石当时的表现，足以使许多人认为他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是国民党的希望。蒋介石早年上海滩经营交易所生意，负债累累后跑到广东另谋出路。此时，孙中山正处于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危难时机。永丰舰上，蒋介石侍其左右，表示誓与其共存亡，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去世后不久，蒋介石曾在潮州宴请东征军上尉以上的军官，他在宴会上说：“反革命的势力虽然很大，但是我们有国共两党的合作，

有全国民众的支持，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总理精神不死！”^[8]令许多人受他蒙蔽。在部下和学生眼里，蒋介石是不苟言笑、威武严厉的，大有励精图治、从严治校之气势。

康泽是在东征回校后才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训话，感到他“十分严肃，煞有介事”，“显得十分‘威武’”。^[9]此后，一天早上，康泽所在的排出操，大家按着值星排长发出的口令正在做柔软体操，随着一阵由远而近的骂声，大家知道是蒋校长来了，值星排长马上发出“立正”口令，大家立即诚惶诚恐地立正站好，听着蒋介石骂值星排长站的位置不对，没有掌握好下口令的时间、节奏等等，一个个噤若寒蝉。某次，蒋介石到教室里巡视。时逢星期日，学生们多外出了，只有康泽一人在整理校长讲话笔记。见蒋来了，康泽立即起立立正，蒋翻了翻他的笔记，问：“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休息？”随从教官回答：“他叫康泽，学习很用功。”蒋听后，频频点头，觉得康泽是个好学生。东征后，康泽所在的学生连因前连长贪污事推人举发，康泽是代表之一。他们到校部将报告交给蒋介石，这是康泽第一次直接与蒋打交道。虽然康泽觉得这事理直气壮，可还不免诚惶诚恐。蒋做了批示后，康泽等人退出，结束了这次短暂的“会见”。

在进黄埔以前，康泽不知道蒋介石是何许人。待迈进军校，蒋介石处于校长的位置，使崇拜权威的康泽自然对其生出“尊”字。加上上述几件事的经历，康泽对蒋介石有了“威武”、“严厉”的印象。对他这样出身贫寒、来自乡间的学生，这种“威武”、“严厉”构成了他对蒋的敬畏之心。加上蒋介石平时满口革命言词，显得很有“号召力”，也使对“左”、“右”内涵搞不大清楚的康泽生出崇拜之情。除此之外，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促使康泽把蒋介石作为他心目中的“靠山”去竭力靠拢。康泽记得刚入校时，见过一幅宣传画，画中是一棵树，树干是孙中山，发展出去的有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他思想中便认为这些人是国民党的

“正宗”。^[10]其后，廖仲恺遇刺，汪精卫出国，更使康泽认为蒋介石是国民党唯一的正宗。他求学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因此能靠上国民党的“正宗”，对自己今后的发展肯定有好处，这是康泽亲蒋的一个重要原因。况且，蒋介石在军校校长任上，注意恩威并用，拉拢学生，形成个人势力，也促使一批像康泽这样的学生靠拢蒋介石。总之，康泽在军校期间，已形成了“蒋介石是我们的校长”，“蒋介石很威武”，“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正宗”，“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等认识，使与蒋介石本无历史渊源，又无乡亲关系的康泽，很快成为蒋的忠实门徒。康泽以后承认：“这些封闭的、形式的、片面的和不正确的印象，成为我以后在中山大学接受真理的障碍和向反动方面发展的酵母。”^[11]康泽在黄埔军校待了10个月，除了养成对蒋介石的尊崇之外，并未学到多少东西。他自己承认：军事课程讲得不好，上课总打瞌睡，没有兴趣，军事学没学到什么。

赴苏留学

1925年10月，第三期留苏学生考试开始报名了。出国留学，这一直是康泽朝思暮想的，是他人黄埔军校的动机之一。入黄埔后，康泽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文化课程的学习上，潜心钻研书本，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出国学习。机会终于来到，他当即报名参加考试。考试分笔试、口试和体格检查。笔试较为重要，主要考国文、数学、外文、常识。靠着扎实的文化课功底，康泽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被录取为留苏学生。

1925年11月，康泽和黄埔军校第一、二、三期以及其他几所学校共计30余名留苏学生从广州乘船出发，在海参崴坐火车，经西伯利亚铁路，于12月底到达了位于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中山大

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实现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建立了一批学校，为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工作培养干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是这样性质的学校。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孙中山先生百折不挠地领导中国革命的精神是高度赞扬的。孙中山先生晚年改组国民党，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苏联的赞赏和支援。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共产国际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改名为孙中山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并一度由苏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共同领导。国民党还派了邵力子为驻校常驻代表。学校的学制为2年，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开设的课程主要有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以造就革命实干家为培养目标。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向中山大学派遣了一批批留学生，其中不少人在回国以后，分别扮演了革命舞台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这是后话。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阿尔罕格尔斯克大街。在寒冬的一派银装素裹中，校园建筑显得整洁而简朴。身置校园，抬头望去，克里姆林宫那金碧辉煌的塔尖便映入眼帘。对于异国风情，康泽感到非常新鲜。想到自己顺利地踏出国门，实现了梦想，他不禁对自己个人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进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还在出国前，康泽便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黄埔特别党部旅莫斯科支部执行委员之一（其他二人是吴淡人、李秉中）。于是，进中山大学不久，康泽便卷入了当时激烈的“左”、“右”矛盾与斗争。

事实上，自孙中山酝酿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排斥共产党的活动就从未停止过。孙中山逝世后，被人们看作是孙中山的继承人的蒋介石虽然仍以一副“左”的面目出现，但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